

漢學研究中心學術討論會 見解精闢 討論熱烈

漢學研究中心分別於 95 年 12 月 5 日、96 年 1 月 3 日及 1 月 5 日舉辦 3 場學術討論會，第 1 場邀請本中心訪問學人賴大衛 (Dr. David Curtis Wrigh) 副教授主講「山 山之戰——宋元之際的世界級海戰」，第 2 場特邀史馬克 (Dr. Mark Stevenson) 博士主講「藏族的小窗：從窗櫺木雕看青海藏族文化與社會之演變」，第 3 場邀請本中心訪問學人吳存存 (Dr. Cuncun Wu) 助理教授主講「不重美女重美男：晚清都門士人的花譜、梨園癖與男風」。

第 1 場討論會主講人賴大衛教授，任教於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歷史系，講題為「山 山之戰——宋元之際的世界級海戰」，並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黃寬重研究員主持。賴教授認為發生於西元 1279 年 3 月 10 日至 20 日在中國南部 山島附近海上的 山海戰，是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海戰，但它的重要性以及規模卻被中外史學家所忽略，一般西方歷史學家甚至根本不知道這一場海戰，這場戰役的參戰人數起碼有 20 萬人，船數至少有 1 千 5 百多艘，光憑這兩個數字，可以說它是世界級的海戰，很可能是全世界海軍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海戰之一。 山海戰規模很大，但它的決定性不是非常大，因為在 1278 年至 1279 年，宋和元都知道蒙古遲早要打敗宋朝來統一中國。元代張弘範的戰船與宋代張世傑的戰艦隊交戰下的大規模海戰，宋朝在戰船數及海上打仗的經驗比元海軍豐富得多，本來不應輸了這場海戰，但是宋海軍的總司令是疲於奔命的張世傑，他採取的戰術是完全地防守，缺乏彈性及理性，這種失策的戰術，使得宋的海軍完全缺乏主動的機會，站在絕對多數優勢的宋戰艦隊就只好坐以待斃了，也決定了這一戰是宋與蒙古交戰的最後一役。最後結果是陸秀夫撐著幼年的帝昺跳海自殺，宋朝於此徹底覆亡。

第 2 場討論會由史馬克博士主講：「藏族的小窗：從窗櫺木雕看青海藏族文化與社會之演變」，並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馮明珠處長主持。史馬克博士任教於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大學社會

科學學院，史博士至青海藏區田野考察，發現青海藏族半農半牧，生活習俗獨特，但自 80 年代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青海藏族經濟也隨之好轉，鄉村生活也開始面對物質生活變化，其變化之一就是與內地其他地區一樣，開始使用玻璃窗與鋁合金窗框，傳統的木雕窗櫺與紙窗因此逐漸減少，但在過去年代傳統的木雕窗櫺與紙窗，會依地區及經濟能力不同，而有花色及樣式繁簡不同的區別，這是建築與文化之間的聯繫，是民族的象徵，也是展示財產的方式之一。史馬克博士透過田野考察時所攝的照片，討論這種物質上的變化，對文化和社會生活造成的影響，並對這種影響做初步的分析。

第 3 場討論會主講人吳存存助理教授任職於澳大利亞新英格蘭大學語言文化學院，講題為「不重美女重美男：晚清都門士人的花譜、梨園癖與男風」，並邀請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陳益源教授主持。清代中晚期「花譜」一詞，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是專門用來品評都門旦角演員的美色，清代士人非常熱衷於撰寫、刊行和收集這類花譜。這是一種風流多情的遊戲文字，從花譜的字裡行間發現清人將捧旦狎伶當成一種值得宣揚的風流韻事。通過清代中後期北京士人與官員的選聲徵歌、品花立譜活動的考察，揭示了士人在這種活動中的權力顯示與公眾炫耀、並進而探討大眾傳播媒體與士人文化互相影響，是著重在社會文化，尤其是性文化學，而不是以戲曲藝術的角度來看待這個時期的行樂思潮。晚清北京這種在現代人看來頗不可思議的男風盛行，其實具有其獨特而深刻的內蘊，可以促使我們對中國性史乃至人類的性文化做進一步的反思。進而使我們更深層地意識到性愛往往是社會文化的產物。吳存存教授透過大量在過去鮮為人知的清代相關文本資料的分析，勾畫出一幅晚清京城獨特的同性戀傳統的新文化地圖，及它在民國初期倏然衰亡的過程和原因，同時也質疑目前流行以西方的同性戀概念為標準，而去審視界定其他文化中性愛問題的做法，似乎也是一個需要重新定義的概念。

以上 3 場討論會主講人均輔以多幅圖片介紹，參加學者眾多，討論也頗為熱烈，與會學者並提出精闢見解，與 3 位主講人溝通對話，為討論會劃下完美句點。(高德爾)